

1987年，略萨的城邦与丛林

安静

1987年7月底，当略萨在秘鲁最北边的城市彭塔·萨尔校改长篇小说《叙事人》时，尚未预料到这个7月以后，生活现实将会演绎他在这篇小说中所思考的诸多问题，当他在《叙事人》中描摹一个叫玛奇根加的亚马逊丛林部落和言说玛奇根加故事的叙事人时，或许也尚未意识到几年后他会成为讲述自己1987年人生转折经历的“叙事人”，甚至，略萨在小说《叙事人》一开头即表达“我来到佛罗伦萨是为了把秘鲁和秘鲁人忘掉一个时期”，但他也并未料到1987年7月至1990年6月，他会进入秘鲁政坛中心，当《叙事人》以一个城邦人的视野和口吻讲述崇尚自由的玛奇根加人的丛林生活时，大概也未想到，他自1987年8月起为秘鲁所提出的一系列城邦的改进与构想，大部分与自由相关，诸如他与同人组织了自由运动组织，他呼吁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以对抗经济领域的“民族化和国有化”，三年后当他竞选失败，他也会如同《叙事人》中的玛奇根加人一般，脱离樊笼，自由自在如同一尾回到净水的鱼。

略萨的作品惯用双线叙事结构，讲述1987年的略萨经历也很适合用这样的双重视野，结合他在文学世界所建构的《叙事人》和他在现实世界的政治活动，姑且可以将这两重领域称为城邦和丛林，有趣的是，虽则城邦治理与丛林叙事仿佛是边界清晰的迥异领域，然而当略萨在这两重领域来回游弋时，却能看到这两个领域叠加、映射、互成表里，他居于城邦回望丛林，又从丛林思索城邦所存在的问题，以丛林人心灵衬托出城邦人心灵的焦灼枯涩，也为城邦治理和城邦人心灵的寄托寻找一种可能的出路。

略萨基于自己1958年起的数次在亚马逊丛林与原住民部落的游历而写了《绿房子》(1966)、《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叙事人》(1987)，前两部小说更着意处理强势的外来文化以文明自居而带给丛林文化的侵蚀，如题名中的“绿房子”“劳军女郎”便是以妓院、妓女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侵进丛林世界的象征，相较前两部作品，《叙事人》对丛林世界的叙述更为复杂立体。

《叙事人》是略萨惯用的双线叙事，其中一条线索讲述“我”逃离了秘鲁又试图忘掉秘鲁和秘鲁人，却在佛罗伦萨的一个画廊橱窗中看到了秘鲁东部亚马逊森林地区的大量摄影，这50多张照片呈现了一个叫玛奇根加的部落的诸多生存场景，诸如在河边投鱼叉、在树丛中捕鸟、收割木薯或者编织草篮，有人在脸上身上画图案，有人在酿酒……拍

摄者用画面定格下来的这些丛林生活被突兀地呈现在都市城邦的橱窗中，在都市的审视视野中，亚马逊丛林生活显示出隔绝、落后的相貌，巧合的是，“我”在观望摄影时竟辨认出照片中有两个属于玛奇根加的村庄是“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我”甚至能辨认有些原住民是“我”曾经见过的，更为巧合的是，有张照片上的一位面容不清的人，在小说结尾才揭晓他是“我”的友人萨乌尔·苏拉塔斯，正是这位犹太裔的前都市人，在逐步了解丛林中的玛奇根加人和他们的文化之后，逃脱了现代都市文明，成为玛奇根加部落的“叙事人”。

叙事人对于玛奇根加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崇尚游牧生活的玛奇根加人历来自由自在地在丛林中游走，所以叙事人得承担多种联络功能，他们既要把某一地区玛奇根加人做过的事情转告给另一地的玛奇根加人，还要穿越地理空间和线性时间而讲述玛奇根加人的历史、神话等，他类似游吟诗人和游唱诗人，在许多玛奇根加聚居地游走叙事，也因为他们连绵不断的叙事，使得玛奇根加人能得知不同部落发生的死亡、出生和其他事件，部落成员能够知道彼此境况，藉由叙事者的叙事，玛奇根加人维护了一个群体共同的传统、信仰、祖先，共同的不幸和某些共同的欢乐。对“我”而言，“我”对叙事人充满好奇，到处搜寻叙事人相关的事情，虽然小说中的“我”并非能够完全等同作家略萨，那个走出都市世界、放弃都市文明和身份而最终成为玛奇根加叙事人的萨乌尔也不见得真实存在，但小说显然是略萨在勾勒秘鲁的亚马逊地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历史上有许多外来者先后到达这片土地，比如印加军队、西班牙剥削者、征服者以及传教士，共和国时期则是橡胶商、木材商，二十世纪来了淘金者、外来者、山区移民，这些都试图驯化丛林部落，也试图改变这片土地的原有相貌，略萨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们自然无力阻挡历史和发展的步伐，但他借助玛奇根加部落和叙事人，建构出那片土地上曾经的乌托邦式的存在。

正如略萨借助萨乌尔所表达的，将丛林部落视为“野蛮人”或者“落后的人”，这是现代文明人的妄自尊大，现代文明自以为能带给原始民族进步和现代化发展，事实上这些只带给丛林以暴力和毁灭，带给丛林人以奴役、剥削和虐待甚至同化和灭亡，所以略萨描绘出一个与“文明”“进步”“现代”等发展观念构成的现代都市世界完全迥异的丛林世界，亚马逊丛林中不光有玛奇根加人，还遍布玛斯柯、阿沙宁卡、雅米纳瓜等部落，其中玛奇根加人大概有四五千人，他们具有诚实无欺、信守诺言、慎重行事的品行，他们的有灵世界不光由人构成，还有巫师、小神仙、鬼怪、灵魂，他们尊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联，维护着人与树木、鸟类、河流、土地、天空、

神祇的平衡，他们相信“一个人的顿足嚎哭可以使河堤决口；一次谋杀可以导致闪电击毁村庄”，与都市人的生死观念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灵魂是自由且永生的，“死去的人都能复返，钻进最好的人的灵魂里，于是就没有人会永远死去”，而灵魂之间也会发生转换，有的人在死去以后还会变成鸟、鱼、龟、蜘蛛或者小妖魔，让人动容的是，他们不光只顾及本部部落的存在，还会关注全人类，一旦人类世界发生战争，他们就会发现太阳月亮都开始下坠，而部落人会去流浪，因为流浪可以阻止太阳继续下坠，帮助太阳再度上升，“他们为了这个世界受苦受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生活得如此灵性丰盈，这恰是略萨在文明/野蛮这个向度上要警醒现代人之处，自恃“文明”的现代人反复试图驯化这些“野蛮人”，但事实上现代人早已经遗忘了玛奇根加人所坚守的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关系，这些和谐的万事万物，现代人也曾经拥有过，只是被遗忘了。

《叙事人》的结尾有丰富意涵，先看萨乌尔，那个逃离城邦文明而成为玛奇根加叙事人的萨乌尔，本身是犹太人，犹太人三千年的历史中，外来者以多种方式试图降服犹太人的文化、信仰、语言、习惯和民族性，但犹太人坚守住了一切，萨乌尔在玛奇根加人的文化中找到了与犹太人文化相通的坚守，丛林中的玛奇根加人也数度被现代文明驯化，他们短暂地接受过文明的改造，比如建造固定的房屋，让子女读书，晚祷晨祷，但是他们会突然从大森林中消失，祖传的本能会让他们继续过着游牧生活，因为他们永远自由，也永远无法被消灭。有趣的是，略萨在1987年出版了《叙事人》，而这个回环且自由开放的结尾，甚至提前预演了他1987年告别文学创作而进入政治活动，又在1990年告别政治活动而又复归文学世界的回环轨迹。

1987年7月28日，略萨在彭塔·萨尔收听总统阿兰·加西亚的国庆演说，总统决定将秘鲁全部银行、保险和金融信贷公司“民族化和国有化”，秘鲁在军事独裁时期(1968-1980)也曾曾在金融体系、石油业、电业、矿业、糖业等领域均推行国有化政策，紧接着报纸、电视等新闻传播媒介也堕落为政治的“驯服对象”与“喉舌”，随着统治权力的不断扩张，无论是军事独裁时期的贝拉斯科将军还是1987年的阿兰·加西亚总统，都产生了连任的野心，这一系列秘鲁“城邦治理”方法直接导致秘鲁更贫穷、更沮丧。1987年7月28日略萨在听闻了总统国庆演说之后紧急回到首都利马，写下文章《走向专制的秘鲁》以反对金融系统国有化，与此同时利马的银行业等领域的公司职工走上街头进行游行集会，处在秘鲁西北边缘地区的皮乌拉等地也有游行集会活动，为了响应工人，略萨和他的几位朋友起草了一份宣言，宣言中写道：“政权和财权如果

集中在执政党身上就有可能导致言论自由的结束，而最终导致民主的结束。”略萨在电视台宣读这份宣言，有许多人支持略萨的观点，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1987年8月21日在利马群众集会的传统舞台——圣马丁广场召开示威大会，会上略萨进行了演讲，主要观点是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唯一保障等，这次讲演是略萨人生中第一次政治演讲，随后在8月26日的阿雷基帕、9月2日在皮乌拉又召开两次群众大会，略萨均上台演讲，而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恰是由这几集会与演讲开启的，他从纸上作家，转而成为政治领袖，并且在首批民意测验中成为民众代表。此后略萨开始一步步踏入政治活动中，与同人在1987年9月成立了自由运动组织，希望能解决秘鲁所存在的特权、唯利是图、保护主义、垄断、中央集权、恐怖主义、国有化等诸种问题，随着略萨在政治活动中的参与以及大众对他的认可，1989年9月底至10月中旬，略萨在全国选举委员会注册成为总统候选人，在1990年4月8日参加第一轮总统大选，此次大选略萨得票率在百分之二十八和二十九之间，但因为几位竞选人以及相关复杂关系的博弈，本来意欲放弃第二轮竞选的略萨于1990年6月10日参加了第二轮总统竞选，此次竞选中略萨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四，略萨“如愿”败选，在几年政治活动中，他已熟知政治场域的污浊而意欲远离政治。

浊水中本就不适合游鱼自在生活，败选后的略萨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文学世界，1993年以《水中鱼》为名出版了回忆录，该书有着略萨惯用的双线叙事结构，其中一条叙事线索即从1987年7月底校改《叙事人》讲起，呈现自己从文学世界转向政治生活再复归文学的人生轨迹，重新握笔的略萨成为了自己人生诸阶段的叙事人，如同无法被驯化又复归亚马逊丛林自在游牧的玛奇根加人，略萨回归了文学世界，那是使游鱼安然的清水世界，而文字亦是这样一尾鱼能实现的最大自由。



安静，甘肃陇西人，文学博士，大学老师，著有诗集《山河手记》《北站云田》。

